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十二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八

唐 元稹 撰

制誥

崔弘禮可鄭州刺史制

勅朕讀詩至於羔裘緇衣之章未嘗不三復沉吟蓋明
有國善善之功且思舍命不渝之君子也春秋時鄭多
良士是以師子大叔之政而羣盜之氣潛消聞穎考叔

之言而孝子之心不匱山川在地日月在天今古雖殊
人存政舉文林郎守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
袋崔弘禮操心尚氣餘力有文感慨風雲號為奇士

傳稱

其磊落有大志通兵略

累更大郡備有休聲予聞則多未校其實

侍中弘正以課來上書為第一不有升陟謂之蔽能得
於信臣予用丕允郊圻密邇美惡日聞爾其歌雞鳴以
自勤稽風雨以守度與我共理副其所知可使持節鄭
州刺史餘如故

元佑可洋州刺史制

勅朝散大夫守京兆尹上騎都尉元佑風俗之薄厚由
長吏之所尚也聞爾佑以甲乙科為校書郎甚有名譽
一朝以先臣不幸為黜而自晦其身者二十年何其為
年之多也自厯朝序仁聲益彰不雜風塵而徽猷遂遠
洋州近郡美惡足以流京師將以慈惠廉讓之道長理
之此吾有望於爾矣可使持節洋州刺史

袁重光可雅州刺史李踐方可大理寺丞制

勅廬國郡貫平羌江帶邛峽關西南蠻經絡之地也大理寺專獄犴視刑書我國家生人之司命也任非其才為患不細前廊坊丹延等州觀察判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袁重光佐觀風於廊時聞有能名前湖南都團練判官兼監察御史李踐方參練卒於湘中號為柔立宜當慈惠之選且盡哀敬之心姑務勝殘無或枉撓佇爾布政叶予好生重光可使持節雅州刺史散官勲賜如故踐方可大理寺丞

齊暉可饒州刺史王堪可澧州刺史制

勅尚書刑部郎中齊暉岳州刺史王堪等隸江之西饒
為沃野澧亦旁荆之劇郡而鄱陽有鎔銀擷茗之利俗
用僇輕政無刑威盜賊多有沅湘間沉怨抑激有屈原
遺風吏無廉平人用愁苦惟爾暉洎堪等皆踐臺閣亟
厯名部號為良能俾分兩地之憂佇聽二天之諺暉可
使持節饒州刺史堪可使持節澧州刺史餘如故

元萼等可餘杭等州刺史制

勅饒州刺史元藁等自天子至于侯甸男邦大小之勢
不同子育黎元其揆一也是以郎官出宰百里牧守入
為三公此所以前代稱理古也近俗偷末倒置是非省
寺以地望自高郡縣以勢卑自劣盤牙不解稂莠不除
比比有之患由此起今餘杭鍾離新安順政三有財用
一隣戎狄將有所授每難其人以藁之理課甄明以弘
度之奏議詳允以玄亮之學古從政以公達之守道立
身僉命為邦庶可勝殘而去殺矣敬奉詔條用慰甄獨

可

韓察等可明通等州刺史

勅朕子育黎民保乎混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于
遠邇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前京兆府富平縣令韓察等
久於吏職皆著能名昔嘗奉詔風聲尚在或厯居郊侍
惠養有方命汝臨人勿違其俗夫明近於海鵠則姦生
通理於巴急則吏擾沔當泄會滯則怨起推是三者引
而伸之然後可以憂人之憂矣爾其勉之

韋行立可處州刺史制

勅守衛尉少卿襲邢國公韋行立聞爾貴遊之子也出入省寺二十餘年終無尤違斯亦鮮矣江南諸郡戶籍非少皆有賦入之難爾為吾往理縉雲以宣朕化無虐惇獨俾傷惠和可使持節處州刺史

王進岌可冀州刺史制

勅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行右羽林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進岌冀方陶堯之所理也其俗質強有古人遺風

兵興已來習為奮武之地非勇毅仁隱之者不能兼牧
其毗以爾戰伐居多班資已重副朕茲選必有可觀夫
理亂繩唯緩之襲遂之政也忠信可以服暴強仲尼之
言也率是兩者以臨其人吾無憂於千里之內矣武兼
亞相周賁外臺可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行冀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團練守捉使功臣勲封如故

論倚可忻州刺史制

勅前使持節守忻州刺史賜紫金魚袋論倚日者議鎮

之勞例皆甄獎有美能泌早聞其勤因以泌為忻州刺史會泌隱惡彰敗不終其任司空度上言前刺史倚忻通理於復換他守人不協遂仍命爾以復於忻勉居而伸之替前効可使持節忻州刺史

王元琬可銀州刺史制

勅守衛銀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太子詹事王元琬河入省寺豐有水草爾能當事多以畜擾為事吏二千石非少皆能拊循競致侵削難其蹄角齒毛之異廉者半

惇獨俾貪者豪奪其良困於誅求起為盜賊朕甚患焉

闕

臣祐

李祐

旁領四郡奉宣詔條祐以元琬僉曰公

幹乞為囿

魚中切

陰罔或不臧貽祐之恥可使持節都督

銀州刺史充本州押蕃落使餘如故

陳諫可循州刺史制

勅封州刺史陳諫倜儻好奇之士常患於不慎所從負

累於俗過而能改人其捨諸

諫為王叔文之黨故云

以爾諫敏於

儒學志於政經自理臨封尋彰美化分憂是切滿歲宜

遷始求循吏之才以撫遠方之俗爾其樹德朕不記瑕
可使持節循州刺史

萬憬皓可端州刺史制

勅前順州刺史賜紫金魚袋萬憬皓赦所以宥不幸也
爾為郡守無違詔條而以疾罷去非不幸歟今朕還爾
符印俾臨高要之人守吾憲章德則有辟可使持節端
州刺史餘如故

趙真長等加官制

勅臣藩洎逢吉尚書於陵所請劔南西川節度判官某
官趙真長等皆以文學政事得參公選觀其列狀尉薦
甚勤人各有知朕無不可矧以羊祜之風流盡在文翁
之學校復興洛爾真長等無替令猷勉當毗贊淮河之
師旅近息荆江之賦入素殷洛爾應等無療厥官以援
生聚各揚乃職用副朕懷真長可行某官依前充職應
可某官充戶部巡官勾當河南關等道兩稅餘如故

王沂可河南府永寧縣令范傳規可陝州安邑

縣令制

勅前汴宋毫潁等州觀察推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
緋魚袋王沂前宣武軍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范傳
規等比制諸侯吏府罷則歸之有司以敘常秩近或不
時以聞謬異前詔朕申明之以復故典而去歲司徒弘
韓弘以沂等入覲因獻其能越在後庚之前且寵上台之
請命汝好爵時予加恩勉字邦畿無虐黎獻沂可河南
府永寧縣令傳規可陝州安邑縣令餘如故

吉旼可守京兆府渭南縣令制

勅前河南府登封縣令吉旼畿邦之宰任得其人蓋有
以乂我黎庶足以張吾京師也自輦轂在鎬灑洛務輕
長令之善康東人者徃徃移隸內史今京兆尹季同
同以旼有幹蠱之稱流聞于西遂陳換縣之求無替字
人之術可守京兆府渭南縣令

駱怡等復職制

勅前江州司馬員外同正員駱怡等一省而去其人則

改行自新之徒茂由進矣况吏議不一負累多門原涉不必終於廉夫而周處卒為名士此亦曰曩時之明驗也爾等受譴既以省宥斯類各勵日新以期天秩並復資品宜乎慎終可依前件

裴溫等兼監察御史裏行充清海軍節度參謀制

勅前洛陽縣尉裴溫等南極北向戶北至于桂林旁帶邕容分置征鎮而南海尤居劇地舊制輒得臨蒞諸管

參酌庶務茲惟郡僚溫等受知於人為報不易勤盡檢
白可以無瑕可依前件

韓克從可守太子通事舍人制

勅前河中府參軍韓克從聞爾之齒長矣而猶趨馳冉
冉其何以堪今命爾為東朝舍人以司贊引豈獨加之
恩獎抑亦示其優容宜勤厥官以服休命可守太子通
事舍人餘如故

崔方實可試太子詹事制

勅容州兵馬使試殿中侍御史崔方實蠻蜚之間有黃賊者踰竄窟穴代為侵攘南人患之為日固久而公素容管經畧使嚴公素破其酋長大獲俘囚檄奏以聞朕實嘉尚是用錫其使者金幣器服而又試為崇班俾耀遠人以勸來効可試太子詹事餘如故

李歸仙兼鎮州右司馬制

勅成德軍節度衙前馬步都知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澶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防禦使李歸

仙去歲成德換帥之際人皆効忠惟爾職在轅門位兼符竹功實居最議當甄升而弘正以牧長親人遙領非便司武故事兼可理戎並仍帖秩之榮式遂上台之請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鎮州右司馬替元闕兼御史大夫餘如故

齊煦等可縣令制

勅齊煦等今一邑之長古一國之君也刑罰綱紀約略受制於朝廷大抵休戚與奪之間蓋一專於令長矣然

而天下至大百吏至衆吾安能以一耳一目觀聽其短
長煦等皆奉詔條為人求瘼慰薦於爾宣某等皆欺予
各勉厥誠以臻于理煦可

韋珩等可京兆府美原等縣令制

勅韋珩等昔先王青災肆赦則殊死已降無不宥免而
受賄枉法者獨不在數常常罪之以此防吏吏猶有豪
奪於人者朕甚憫焉日者覃懷有過籍之賦使吾百姓
無聊生於下非珩等為吾發覺則吾終不得聞東人之

疾苦矣今美原藍田皆吾甸內之邑爾其為吾養理生
息以惠困窮使天下長人之吏知朕明用廉激貪之意
焉

裴誨等可充河南節度判官制

勅守京兆府醴泉縣令裴誨等昔竇憲以元舅出征大
開幕府以致賢彥是以銘燕然備勲籍用參畫也爾等
佐釗斯任不細苟或無狀其思有尤

蔡少卿兼監察御史制

勅容管經畧左押衙兵馬使蔡少卿蠻之有黃賊者東
南人之虺蜮也經畧臣公素隳掘他厯切妖巢收復故地
俾爾以如和縣等捷書來上道路悠遠其勤可嘉寵以
憲官用光戎秩

李立則可檢校虞部員外郎知鹽鐵東都留後
制

勅李立則國有移用之職曰轉運使每歲傳置貨賄於
京師其大都要邑之中則委吏以專留事瀝洛之間蓋

其一也而柳公綽言爾強白幹舉吏難其倫乞以臺省
官假借恩榮俾專劇務勉服所職無忘謹廉

常元亮等權知橋陵制

勅常元亮等大宗正言爾等或親或能備識其行誠盡
才辦可以修奉園陵吾先帝之衣冠所在夙夜思念哀
敬不忘爾其盡恭以最諸吏

杜載可監察御史制

勅杜載西旅違言侵坑縣道雖有備無患而予心惕然

惟爾載奉捷潛奏乘驛以奔吉語亟來人用胥悅念敲攘之略誠在將軍獎飛馳之勞宜加憲秩歸語爾帥無忘乃庸

崔旆等可檢校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制

勅崔旆等自元和以來有大勲烈於天下先帝賚予以保衡者唯司空度度亦齊慄祇畏不自滿大慎簡其屬毗于厥政惟旆及洙咸在茲選是用輟我糾察副其勤求惟爾敬立舊佐藩服効誠于長議以序遷我我鐵冠

晶晶銀印受之以任其樂所從

欽定四庫全書



元氏長慶集
卷四十八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十三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九

唐 元稹 撰

制誥

范傳式可河南府壽安縣令制

勅范傳式御史府多以法律見徵苟覆視之不明於薄責而何逌傳式在先朝時嘗為監察御史會孫革以廢牧競田之獄來上朝廷意其未具復命傳式理之不能

精求盡以前却使岐人衆來告我職爾之由須示薄懲
用明失實嗟乎長人之吏信在言前當革非心無因故
態過而不改寧罔後艱

王昺等升秩制

勅王昺等乃祖乃父勤勞邦家佐吾先臣相國捍患摧
兇世為勲籍故吾聞成德諸將心猶悚然爾等初喪元
戎能以衆整送迎新舊之際不無夙夜之勞言念功庸
宜升秩序

缺

憲署命之崇班特示加恩匪用曩典

高端等授官制

勅高端等周官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斯亦賞勞之意也爾等皆執藝術待詔公車和六飲六膳以會其時察五色五聲以知其變朕嘗因苦口必念沃心每思藥石之臣咸聽肺肝之語凡百多士無以美疢愛予因爾厥官用警有位

李昆可權知滑州司馬兼監察御史制

勅李昆日者王承元以成德喪師之狀來告爾實將之

能使承元之意上通朝廷之澤下究昆有力焉將議獎勞是宜加秩郡丞憲吏用表兼榮

劉頗可河中府河西縣令制

勅劉頗朕以自郿而北夷夏雜居號為難理乃詔執事求才以綏懷控壓之者皆曰頗在茲選且言其伐蔡之役常參謀於懷汝之師部分弛張允協軍政遂命試領銀州郡事衆庶寧附邊人宜之連帥以聞議請甄獎河西近邊擇吏惟精勿吝牛刀為我烹割

王迪貶永州司馬制

勅王迪為吏不廉受賄六十餘萬據其贓罪合寘重條
言者以為伐蔡之時陷其家屬適遭蜂蜚並為鯨鯢尚
念爾于茲當從末減議遷郡佐無忘悛心可守永州司
馬員外置同正員仍所在驛發遣

王悅等可昭武校尉行左千牛備身制

勅執千牛刀以侍奉吾左右者命子弟之選也莊憲皇
后姪王悅等或勲戚蔭餘或公卿貴胄佩觿有趨蹌之

美釋褐參侍從之榮勉奉我朝廷之儀敬順爾父兄之教

崔適等可翊麾校尉守左千牛備身制

勅三品子崔適等左右備身在吾旒宸之側非貴遊子弟之可親信者不在選中爾等閥閱甚崇教誨斯至事我猶事父畏法猶畏師勿惰勿佻以期無誨斯可與成人並行於朝廷矣

姚文壽可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

省事制

勅姚文壽出入中外備嘗劇職靜以自勝高而益謙先
皇帝以其忠愿謹信知書有文每決務宮中付以密命
已事而復終無漏言朕方藉良能奪其情禮起自哀疚
命為監臨和而有常威而不侮修身處衆兩得其宜憂
服旣除庸功可獎崇階厚秩兼以命之無忘慎修用副
毗倚

徐智爰可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

事制

勅徐智爰邠之地后稷公劉之所理也俗饒稼穡土宜
六擾內扞郊圻外攘夷狄故吾特命禮樂詩書之上將
俾為長城立監臨戎亦慎茲選以爾自更事任已著公
方端介而不失人心謙和而能宣朕命寵以將軍之號
仍加內省之榮復職舊藩勉終前効

邵常政等可內侍省內謁者監制

勅天子有內諸臣所以參侍奉備傳達而將外諸臣之

復也其或久更事任績効甄明者必擇其良能而分命
焉元從興元朝議郎行內侍邵常政等或扈從於艱難
之際或服勤著廉善之名宜序班資用優階秩夫奠東
司而臨象教爾無忘於肅清將成命以察戎行爾無忘
於畏慎正闡闡以親賓客爾無忘於敬恭行是三者可
以長守其祿位而不離乎榮近矣各揚爾職稱朕意焉

宋常春等可內侍省內僕局令制

勅近制選內臣之善於其職者監視諸鎮蓋所以將我

腹心之命達于爪牙之士也宣義郎行內侍宋常春等
皆以謹信多才得參侍從更掌上府尤見吏能守官無
毫髮之瑕勵已有冰霜之操跡其聲實可備監臨汝其
往哉予用訓爾夫處衆莫若順犯衆則不安約身莫若
廉奉身則不足推是兩者引而伸之然後入可以近天
子之光出可以護將軍之旅矣罔或失墜以貽後艱勉
當柱國之榮無忘立表之誓金寶可宣德郎行內侍省
宮闈局令員外置同正員常春可徵仕郎內侍省内僕

局令員外置同正員

青州道渤海慎能至王姪大公則等授金吾將軍放還蕃制

勅慎能至王姪大公則等洲東之國知義之道與華夏同風者爾輩是也冒越深阻和會于庭予嘉乃誠命以崇秩用奮威衛保爾恩榮無怠無違永作藩服

青州道渤海大定順王姪大多英等授諸衛將軍放還藩制

勅大定順王姪大多英等我十有二衛將軍以率其屬
皆匡備左右為吾近臣自非勲庸不以輕授以汝各贄
琛責勞於梯航俾耀遠人宜示恩寵歸撫爾類知吾勸
來

令狐楚等加階制

門下朕聞君法天大臣體君命數名等威上下以兩昔
漢丞相金印紫綬黃扉黑輜亦所以異車服于百辟也
今朕宰相階級不稱甚無謂焉既當行慶之恩宜用加

崇之典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
令狐楚端慎嚴恪夙夜在公按度懸衡守而不失守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蕭俛深敏敬
恭寤寐思理伏蒲焚藁知無不為守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段文昌坦易堅白風雨有常
推賢舉能如恐不及咨汝三后弼予一人汝為股肱耳
目以賚予予敷心腹腎腸以告汝汝其一乃志以奉上
周乃惠以接下敬乃事以臨官是三者孫叔敖嘗用之

於楚矣位愈高而士愈戴祿愈厚而人愈懷夫以朕之不敏不明尚克用濟實賴吾二三臣朝夕之誨詩云無言不訓無德不報爰因進等之詔用申交警之詞各竭乃誠同底于道康天下平太階而後越級之賜行焉茲謂敘常非以為報楚可太中大夫俛可朝議大夫文昌可中散大夫餘各如故

蕭俛等加勲制

某等越正月惟朕憲考集大命于朕躬宅憂昏逾罔克

攸濟惟爾俛屢贊大儀以詔予一人惟爾文昌作策度
以道揚末命俾小子審訓弗違時乃之休王功曰勲茲
用報汝尚克納誨毋忘協心銘于太常永作元輔

蕭俛等加封爵制

門下列爵惟五所以褒有德也朝議大夫守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騎都尉襲徐國公賜紫金魚袋
蕭俛等外撫四夷內順百度同德比義以堯舜之道事
予厥惟懋哉遂行益地之詔俛乃讓封於弟亦協推恩

開國承家永綏厥後惟克恭敬以和神人

李逢吉等加階制

某官李逢吉是朕皇子時侍讀也忠孝之訓何嘗忘之
惟秘洎瓘實惟藩臣克壯威猷用以垣翰楊造等祇事
內外夙夜惟寅並沐前恩遞升榮級上下有等式示勸
章

李光顏加階制

門下朕聞有天下者道德仁義以為理城郭溝池以為

固故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有備無患可以應卒此先
王毆攘戎狄保障黎元之大畧也五原居有夏靈慶之
中當虵豕豺狼之突將搯咽喉之要爰命腹心之臣厥
有成功宜膺茂典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邠州刺史上柱國武威郡開
國公李光顏氣敵三軍心師百行有卞莊之勇守之以
仁有日磾之誠濟之以武叱咤則風雲迴合間宴則樽
俎周旋蓋文武之令才真古今之良將是以淮蔡之役

百勝功高青齊之師一面居最朕以蕭關尚警馬嶺猶虞五餌之詐可羞百雉之城爰度先是屬役每難其人惟爾良能果諧予願程功而不憊于素訖事而不勞于人比命有司褒乃實力僉曰古諸侯勲德優盛則就加特進以寵之我國家封植崇重有朝請一字以異之予嘉乃勤兼用兩者茲謂上賞爾惟欽哉可特進餘如故

王仲舒等加階制

門下階陞所以升堂奧也歷清貫者亦由是而登進焉

國朝由散官而命為大夫者凡十一等以銀青朝散為
名者非我特制則不克授蓋門戶有榮戟之榮腰佩有
龜綬之異也朝議郎守中書舍人王仲舒等或歷職清
近代予格言或分命藩方宣我程品或縣懸車以請老
或持節以臨人或親或能或勞或久皆承霈澤之慶宜
當並命之榮凡爾四十有三人各服我休命並朝散大
夫餘如故

郭釗等轉勲制

粵若十有二勲以馭親賢以詔勞舊以稽秩序以行慶
賜而刑部尚書兼司農卿郭釗實我元舅寅亮朕躬傳
師洎肇共司予言發揚書命倭貳教官長財善物証居
環尹夜警晝巡堪致厥政時惟舊老高陽而下五十有
六人分命內外祇勤于理越二月發大號于天下延寵
庶官錫爾崇勲無替嘉命

武儒衡等加階制

某乙等古人以朝散大夫為榮是以自矜於歌詠況今

由是級者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儒衡等皆吾內外之臣並在賢能之選頃因慶澤第許崇階朕不食言勉當嘉命

崔元略等加階制

某官某乙階之設二十有庸有事有敎有加用是四者以詔百吏由鄙而上至于元略曰加曰敘進而下至于景曰事曰庸光我侍從之臣且優致政之老詔賢詔德於是乎在堂奧益近爾其敬之

胡証等加階制

門下寧遠將軍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充左街使賜紫金魚袋胡証等近古赦天下則勲秩階爵因緣而行亦欲與卿大夫同美利也爾等率其屬部分義甚明皆吾勞臣是有恩獎益進榮級宜其允恭

諸使收淄青敘錄將士等授官爵勲制

某等能執干戈討定逋孽功懋懋賞厥惟舊哉分命庶官秩建五等次用于十有二勲式示等威蓋以勞之小

大為上下也

劔南西川節度使下將士史憲等敘勲制

門下劔南西川節度使下准制敘勲將士朝議大夫試
太子家令上護軍史憲等蜀形勝之地也南控蠻蜚西
搯戎羌厲禁之勞實賴汝三千八百六十有六人之力
使之必報並賜崇勲各懋乃誠勗率以敬

鄭氏封才人制

勅古者天子設六宮以詔內理是以闕雎樂得淑女憂

在進賢將聽雞鳴之詩豈惟魚貫之序鄭氏山東令族
海內良家每師班女之文嘗慕樊姬之德桃姿焜耀蘭
行馨香爰用擇才冀無傷善勉當選進之重無忘和平
之心

七女封公主制

門下長女等抱子弄孫之榮貴賤之大情也朕以四海
奉皇太后於南宮問安之時諸女侍側螽斯之慶上慰
慈顏鴈鳩之仁內懷均養雖穠華可尚出閤未期而湯

沐先施分封有據宜加美號以表令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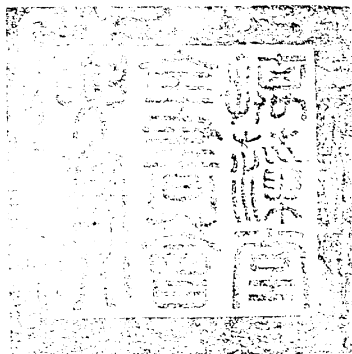
王承宗母吳氏封齊國太夫人制

勅古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贈侍中王承宗母燕國太
夫人吳氏魯文在手燕夢徵蘭道以匡夫仁而訓子教
日殫竭誠之操義必資忠戒陳嬰自大之心明於處順
是以承宗辭代之際承元領務之初或輟哭以據床每
形言於憂國人知趣向道實光明宜受進封之恩用表

貫霜之節

卷四十九

元氏長慶集卷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膳錄監生臣吳孝顯

膳錄監生臣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

五十五
五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十四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

唐 元稹 撰

制誥

李愬妻韋氏封魏國夫人制

勅夫尊於朝婦貴於室由古道也安有邦君之妻而無
湯沐之地乎涼國公李愬妻韋氏德宗皇帝之外孫也
笄年事愬克有令儀天蔭雖高猶執婦道持其門戶使

愬有姻族之和奉其蘋蘩使愬有烝嘗之潔愬當分閭之際終無內顧之憂者由此婦也今愬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六遷重鎮愬歷為隋唐鄧山南東道鳳翔武寧昭義魏博六節度使名列上台而韋氏猶限彛章未嘗開國甚不稱也因愬大名之邦式建小君之號可封魏國夫人

贈田弘正等父制

門下朕聞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莫不因嚴以教敬推類以明恩朕以眇身欽承大寶為億兆人之君父

奉十一聖之宗祧捧烏號知羣臣有良弓之思瞻彼蒼
念羣臣有所天之感是用仲月五日申命有司大錫追
崇式彰餘慶而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魏州大
都督府長史田弘正亡父贈兵部尚書庭珪等教必以
忠歿而不朽茂仲弓之德而位屈當年副孔父之恭而
福流來裔惟爾弘正為朕方叔以殿大邦惟爾夷簡為
朕河間

李夷簡宗室
宰相故云

以光宗籍惟爾度為朕呂望以司

專征子有勞於王家父豈忘於錫命進以師長之贈加

之保傳之尊咨爾三臣告是五廟永錫忠孝賚于邦家
可依前件

贈烏重脣等父制

勅朕聞水積者不涸德積者不窮肆我高祖武皇帝傳
序累聖逮予冲人嗣守朝廷之常不克是懼而侯甸藩
服亦克用乂誠賴吾邦伯庶君之不墜吾祖宗之典也
追念本始無忘爾先永錫追榮用章彝訓檢校司空使
持節滄州刺史烏重脣亡父贈工部尚書承玘等根本

粹茂源流浚發載誕頗牧降生申甫或並列藩方或常
參鼎鼐承我制詔備陳孝思皆曰閱禮資忠實賴先臣
之教欲報之德願言克從遂命褒崇以示幽顯可依前
件

贈韓愈等父制

勅國子祭酒韓愈父贈秘書少監仲卿等子生則射桑
弧蓬矢以告四方三月咳而名之十年出就外傳孔子
雖欲遠於鯉也而猶教之詩禮所以相承先而重後嗣

也然而免水火之災從師友之後服軒冕以為卿大夫者一族幾何人惟爾愈雄文奧學兼筆者師之與某等各用所長列官朝右榮則至矣其父皆不及焉歿而有知能不望顯揚於地下贈以崇秩慰其幽魂推吾永懷示用怛然於此可依前件

贈韋審規等父制

勅朕嗣立之二月五日在宥天下澤被幽顯凡百執事延崇于先而守尚書左司郎中韋審規父大理卿漸等

生有列爵歿有懿行德積于身慶儲于後嘉乃令子為
吾望即遂可有司之奏以錫先臣之命可依前件

贈田弘正等母制

門下檢校司徒田弘正母贈韓國太夫人鄭氏等詩云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子欲養而親
不待之詞也朕有臣弘正等皆社稷之臣也或寄重股
肱或親連肺腑而克忠于國克孝于家歌康公念母之
詩感日碑見圖而泣朕方推廣孝以闡大猷迺詔有司

深惟贈典若曰幽魏并揚實鎮之大旣以命于勲賢齊
晉清河惟號之美可用光於窀穸永錫爾類予何愛焉
嗚呼子為列嶽之崇母用追封之禮亦可謂生榮死哀
孝子事親之終也惟爾欽哉無或失墜可依前件

追封孔殘等母制

勅穎考叔食美而思遺其親此孝子不違于一飯也而
況於萬石在前累茵在側慰心不及非贈而何尚書吏
部侍郎孔殘母贈扶風郡太君韋氏等柔以睦姻明於

訓子惟嬪之禮始自敬姜擇隣之規優於孟母慶鍾嗣
子皆我蓋臣祇告有司丕序先烈錫以大邑達其深誠
庶無風樹之嗟且壯秋霜之節可依前件

追封李逢吉等母制

勅孝子之於事親也貧則有啜菽之歡仕則有捧檄之
慶離則有陟屺之歎歿則有累茵之悲推而言之其揆
一也不有追錫何以達情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襄州
刺史李逢吉母贈平陽郡太夫人王氏等皆朕公卿之

母也或象感台階生申及甫或氣鍾河嶽非龔則黃出入恩榮羽儀中外苟無善訓安能令人簡想徽猷用弘封邑式光子道以盛母儀可依前件

追封李遜等母制

勅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許州刺史李遜母贈義封縣太君崔氏等昔康公貴為諸侯而念母之詞甚悲悲親之不逮也曾參仕三釜而其心甚樂樂及於親也今遜等有地千里有祿萬鍾願指氣使無不隨順所不足者

其惟風樹寒泉之思乎朕方推廣孝豈吝加恩並封啟
邑之榮咸慰循陔之念可依前件

追封王潛母齊國大長公主制

潛父繇尚玄宗
女永穆公主

勅檢校兵部尚書王潛母贈晉國大長公主於朕祖宗
之姑姊妹也始以肅雍之德下嫁於公侯淑問怡聲禮
無違者訓其愛子有過嚴君不因恩澤以求郎每致忠
貞而事主使勤貴富戒戮廉能鬱為勲臣實資聖善徽
猷盡在典禮宜加猶狹平陽之封式廣營丘之地克宣

朕命用慰潛心可贈齊國大長公主

追封王璠等母制

勅守起居舍人賜緋魚袋王璠母贈成紀縣太君李氏等古人云生願為人兄欲奉養之日長也若此則及子之貴顯親之榮能幾何人是以聖王因心以設教由是揚名追孝之禮生焉朕宅帝位思弘大孝乃詔執事追用疏封而璠等皆以諷賦語言得參侍從欲報之歎發乎肺肝追加啓土之榮用深罷社之痛可依前件

贈鄭餘慶太保制

勅朕聞仲尼沒而魯公誅之柳莊死而衛靈請往夫以
區區魯衛而猶念賢臣碩德也如是況朕小子獲承祖
宗實賴一二元老朝夕教誨以儀刑於四方天胡不仁
遽爾殲奪而今而後誰其屏余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
司徒兼太子少師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餘
力文章遂成儒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任台衡

貞元十四

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和
元年復以尚書左丞同平章事
屢分戎律

歷為山南西
道鳳翔節度

使凡所劇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謙卑以自牧審直行於
臺閣柔睦用於閨門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有公孫之
廣焚書逸禮盡所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稟
庶罔昏逾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旣阻贈典宜加追
書保養之榮用彰明允之德可依前件

贈賻王承宗制

勅天子之於百辟也公則有君臣之義私則有父子之
恩生則有列爵以報功沒則有加榮以錫命遠則罷朝

以申悼近則幸第以臨喪而況於代濟勲庸時方委遇
死而可作吾何愛焉故檢校尚書右僕射王承宗海岱
孕靈弓表襲藝詩書禮樂稟訓於祖先勇敢謨猷自生
於誠腑逮居劇鎮益辨長材每懷戀闕之誠遂行割地
之効屢陳密款方俟來朝天不與年素志沒地表章前
上忠懇備存不以二子為憂且曰三軍求帥承元繼志
雅有兄風雄藩旣耀於連枝寵秩宜加於幽宥上台之
首左輔之崇特越彛章用明加等忠覯尚在期爾有知

可贈侍中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賻布帛五百段米粟三百石委度支逐便支送

贈賻裴行立制

勅秦郡守分土疆以牧人漢刺史乘輅車而按部兼是
兩者才唯艱哉而況於鎮定遠荒經畧逋寇毗倚方切
忽焉薨殂為安南都護
召還道卒不有追崇曷彰憫悼故朝散大

夫持節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裴行立積德之門代濟
英哲班超奮筆志在功名酈寄秉心義先忠孝累更事

任益見良能龔遂著稱於潢池處默去思於交趾遺風
尚在錫命宜加寵以貂蟬賻之穀帛用光幽窆式慰營
魂可贈左散騎常侍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石仍委
度支逐便支送

贈陳憲忠衡州刺史制

勅故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柳州刺史陳憲忠在德宗時
執羈勒以從遂加戡難之名在憲宗時沐雨露之恩實
被念功之詔朕敬承先志崇獎舊勲爰命有司用申常

典生有熊當其軾歿有雁隨其車可謂男子之哀榮矣
可贈使持節衡州諸軍事衡州刺史

贈楚繼吾等刺史制

勅故容州本管經畧招討左押衙兼行營中軍兵馬使
檢校太子詹事楚繼吾故廉州古丘營鎮將試殿中監
衛弘本等比以荒服不虔侵掠縣道乃詔毅勇

蠻賊黃少卿自

貞元以來數為寇害貞元十四年桂管觀察使裴行立
容管經畧使陽旻爭請討之上詔二管大發江湖兵會
討士卒瘁癘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遂殺都護
及官屬部曲千餘人繼吾等想亦以此時遇害
為人

毆攘而繼吾等奮不顧身深入巢穴豺狼雖殪蜂蠆誤
加方聞振臂之雄忽有歸元之歎其帥具上其功伐請
議褒崇言念云亡尤用憫悼不有異等孰以勸忠特追
有上之榮用明死政之節繼吾可贈使持節都督容州
諸軍事容州刺史弘本可贈使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
邕州刺史

更賜于頓

音狄諡制

昔羽父為無駭請諡於魯侯而衛君亦自稱公叔文子

之跡則考行必在於有司賜諡或行於君命久矣故致

仕太子賓客燕國公于頔祇奉三朝

順憲穆

橫鎮襄漢雖

便宜從事難以法繩

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慢上持下有專漢南意

而武毅立

名實為威克來朝而後

憲宗立始入朝

亦既降心敬以事君明

能知子朕以禮存錫命恩在展親

憲宗女惠康公主下嫁頔次子季友

考

以慮深通敏之文參用追悔前過之義深詔執事宜諡

曰思

始太常諡頔曰厲後季友從穆宗獵苑中求改父諡會李愬亦為之請改賜今諡

追封宋若華河南郡君制

勅司徒之妻有禮齊加石窳延鄉之母有德漢置封丘
生既不渝沒亦宜及故宋若華我德宗孝文皇帝躬勤
庶務寤寐以之乃命女子之知書可付信者省奏中宮
而若華等伯姊季妹三英粲兮皆在選中參掌宥密班
妃裂素之詠謝氏散鹽之章琤然玉音記在彤管先皇
帝乙夜觀書之際亦嘗傳窈窕德象之篇於若華言念
云亡禮宜加等特追封邑豈礙彛章可贈河南郡君

授入朝奚大首領梅落悟孤等二十五人官階

制

勅某等各以貴寶會于明庭既飲食以勞之又爵秩以遣之式所以示懷柔於遠人也爾宜將我皇風慰彼黎獻可依前件

授入朝契丹首領達于只枕等二十九人果毅別將制

勅朕聞德教加于四海則遠人斯屆余德不類而爾等實來良用愧于厥衷是以置野廬以勞其勤委舌人以

通其意始於郊迓還以禮成寵秩仍加厚意斯在被服冠冕無忘敬恭可各授

劉惠通授謁者監制

勅宣議郎內侍省宮閒局令賜緋魚袋劉惠通愿吾愛之俾在左右將我密命達於四方去盡行人之詞還致諸臣之復言必忠信事無尤違使朕不出戶而知三軍之意者爾有力焉深念其勤將以為報階秩兼進用示恩榮可依前件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十五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一

唐 元稹 撰

序

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

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

具樂天與予書

始旣言讀書勤

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

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

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訓寄巴蜀江
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倣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
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
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或
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

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

奈何予於平水市中

鏡湖傍草市名

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

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
微之也又云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
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辯別之自篇章已來
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
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綴成
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
名予以為陛下明年秋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
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

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
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瞻五字七字百言而
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誥長於
實啟表奏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
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族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
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
序

記

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某所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上堂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二百有五十錢經之數經既訖又成二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

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錢之貴者若杭州刺史吏部郎中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元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悟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乂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祐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無不附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先後其一碑僧之徒思得聲名人

文其事以自廣予始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
又明年徙會稽路出於杭杭民競相觀睹刺史白怪問
之皆曰非欲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
之徒誤以予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予
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相與為不朽計且
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旣文經旣石而又九諸侯相率
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
遠而言則不知幾萬千歲而外地與天相軌陰與陽相

蕩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
微塵耳又安知其朽與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
舊環張僧繇世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狗一
叱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子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
物一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
文刻石永永因衆性合成獨不能為千萬劫含藏之不
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之妙奧僧
當為予言不當為僧言況斯文止於紀石刻故不及講

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翰林承旨學士記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旅次班第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閤乘輿奉郊廟輒得乘殿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揚雞竿

布大澤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
禁中以俟大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
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參非自異
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
大政其不至者衛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

禁省中備
傳其事

至

於張則弄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典命也已若
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稔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
乎俛仰瞻睹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

明而又使欲惡欹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無暴
揚報効之言不忿行私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
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措直可乎哉
使若之心忽而為他人盡數若之所為而終不自愧斯
可矣昔魯共王餘畫先賢於屋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
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其遷授書於座隅長慶
元年八月十日記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十六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二

唐 元稹 撰

碑銘

沂國公魏博德政碑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弘正自魏入鎮魏人思之因守臣懇狀其德政乞文爾司予言其文以付臣拜稽首退而奏書於陛下曰始安祿山以玄宗

四十三年盜幽州兵劫擊郡縣踰關據京天下掉撓肅
宗征之海內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或服或叛更立迭
奪廢置征伐朝覲賦入之宜皆自為意五紀四宗容受
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貝瀆之地承嗣卒以其地
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旣而季安悍誕淫驕風勃
蠱蠹發則喜殺左右漸及於骨肉往往顧妻子曰安用
此由是內外惴悸妻元氏因人不忍移置他所餘一月
乃卒是歲先皇帝元和之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懷諫始

十餘歲衆襲故態名為副大使而家臣蔣士則逆虐用
事士衆不分服日夜相告曰田中丞興博大孝敬於軍
謹庶讀儒家書好言君臣事儻可依倚為將帥乎聞者
皆踴躍一朝牙旗下衆來捧附興仆地不肯起衆亦不
肯去乃大言曰爾輩即欲用吾語能不殺副大使且許
吾取天子恩澤洗汝痕穢使千萬衆知君臣父子之道
從我乎皆曰諾遂殺蔣士則等十數人以興知留後事
移懷諫於外明年歸之朝蓋七年之十月四日也興乃

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自軍司馬已下至於郡邑吏之廢置盡獻於先帝先帝詔興以工部尚書長魏博相衛貝瀆之地仍勅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使於興且以錢一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內使百姓一年勿復事問者羸賑乏困褒殛誅之不以法者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興又悉取魏之僭服異器人臣所不當為者斥去之先帝曰興吾六州善心者田興也使興弘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弘正先是魏

諸賓猶僕役也將卒無畏避弘正始求副節度以下於
朝至則迎迓承奉功雖勲將莫不乘者避謁者趨付授
咨度始用賓禮先是諸將之外有權者莫不拘劫妻子
以為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不防礙出入以為密士吏
工賈限其往來人多懼愁稀復會聚至是皆曠然矣魏
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當如是耶滑以水害聞於朝
請移河於衛之四十里且役衛工三萬餘詔弘正議之
皆曰壞吾地役吾人以利他邑古無有也弘正曰魏於

滑信彼此矣朝廷何異焉不時興工以教人讓魏俗丕
又先帝多之以右僕射就加焉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子
布之會蔡有勞也是歲李師道燒河陰驚洛邑陰通元
濟詔弘正誅之明年破賊五萬於東阿進收鄆之陽谷
距其城四十里營焉二月壬戌劉悟斬師道加司徒平
章事復歸於魏其年八月朝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
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遣之又明年陛下以成德喪師詔
弘正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得有趙地傳子孫凡

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為盧從史李師道所誑誤先皇帝
征而赦之者再憂畏蹙慙不克來覲既而聞陛下天覆
海深悉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時未行會病將歿以
志付其弟承元聽命於朝陛下語宰相曰弘正在魏吾
何患焉即日內出五詔詔弘正為中書令節度於鎮且
詔父子皆為帥以大其威十一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弘
正自去魏魏人哭之鎮人歌之奉宣詔條除去僭異猶
魏政也且臣聞之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

一曰仁為惠政二曰法為善政三曰謙為和政二德一
曰忠為令德二曰孝為吉德今弘正獻魏博六州之地
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鎮冀不測之泉可以為忠矣祖考
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兄弟羅軒冕可以為孝矣始初山
東鍵閉束縛泳而游之歌而舞之可以為仁矣始初山
東逼越廢怠裁而制之舉而用之可以為法矣始初山
東傲狠侵取地以讓之功以助之可以為謙矣謙法仁
孝資之以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臣請奉制以一百九

十二字付守臣懇銘之石用申約束銘曰

帝命弘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道甚明亂則隱約理
由亂生旣理復亂生於翫輕唐受天命海內承平高祖
太宗不荒不寧玄宗抑厄其否乃革四十三年奄有不
宅始視燕寇胡雛弄兒雖我寵重彼將胡為所細所忽
忽焉而罹四后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克乘
其淫驕乃伐乃殛爾視羣孽胡為而亡僭久而大頑昏
暴狂爾亦自視胡為而昌憂畏逼側永思悠長曩爾之

無令爾之有既克而有在克而守惟爾惟我而今而後
爾雖穹崇無忘辱詒我雖平寧無忘燕寇銘之戒之以
永聲臭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左驍衛
上將軍充大內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國南
陽郡王贈某官碑文銘

南陽王姓張氏諱奉國本名子良以某年月日薨于家
其子爰哭於其黨曰唐制三品以上歿既葬碑於墓以

文其行我父當得碑家且貧無以買其文卿大夫誰我
肯哀者由是因其舅捧南陽王所受制詔凡八通歷抵
卿大夫之為文者予與焉予故聞南陽王忠功每義之
然其請明日子爰狀其故聞官閤以告曰我南陽西鄂
人我高祖盈左武衛將軍閑廐使我曾祖蘭朝散大夫
沙州別駕我祖景春朝請大夫太僕少卿我父南陽王
太僕府君之第某子也少學讀經史子至古今成敗之
言尤所窮究遂貫穿於神樞鬼藏之間而盡得擒縱弛

張之術矣大厯末始以戎服事郭汾陽於邠建中中以騎五百討希烈於蔡遭太夫人喪號叫請罷遂克終制僕射張建封以壽帥移於徐始以渦口三城授於我僕射歿而徐師亂子乘亂以自立王不忍討以師二萬歸于潤德宗異之詔召至京授侍御史復職於浙西就加御史中丞又加國子祭酒是元和之元年也二年李錡叛王擒之以獻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右金吾衛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進封南陽郡王食實封一百五十戶遂

錫嘉名尋遷檢校刑部尚書充振武麟勝等州節度營
田觀察處置等使復以刑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將軍御
史大夫歷左龍武統軍鴻臚卿就加檢校兵部尚書轉
左驍衛上將軍充大內皇城留守以疾薨壽八十三特
詔贈某官我南陽郡夫人能氏祖元皓皇朝禮部尚書
左金吾衛將軍進國公岌與嵩南陽夫人之二子也嵩
任某官岌以某官奪喪制葬以某年月日於某地岌不
肖能言先將軍之職官而不能知先將軍之勲業矣乞

為碑予按僕射張建封以貞元十六年薨於徐徐人立其子愔求命南陽王不義其所為以渦之衆盡棄去由是泗濠之守皆據郡愔不能令卒帖徐由南陽王之斷其臂也元和之二年潤帥錡求覲京師既許之不克覲辱中貴人殺其臣寮以令下楊帥鏐以叛告朝廷甚憂之初錡筦鹽於潤有年矣削虐暴很其下甚畏之而庫庾之藏以億計潤之師故南韓晉公之所教訓弩勁劍利號為難當是時初定蜀兵始散物力未完加誅於錡

甚難之憲宗皇帝不得已下誅詔不浹日露章自潤曰
十月十二日錡就擒從亂者無遺餘問其狀則曰錡旣
叛以是月十一日命南陽王田少卿李奉仙率銳衆以
圖池南陽王喜養士又能為逆順言明日與二將誓所
部迴討錡城守不敢出環其城是夕攻愈急錡衆壞散
縋于城下遂就擒自是南陽王勲名顯於代性卑順不
伐在振武時以檢儉同士卒勞苦居餘官皆謹慎專至
如不及在朝廷十餘年似無功能者未嘗圖進取薨之

日家甚貧幾無以葬其身天子憐之廢視朝賻布帛給班劍鼓吹以葬之嗚呼舉三十年為言其間至將相者凡百數耳目相遠之後非其子孫能識其姓名者十不能一二焉若南陽王綽棄愔全徐完潤自取爵位以貽不朽無幾希矣碑於其墓不亦宜乎銘曰

在昔徐師知于南陽付授兵柄

缺

俾為防徐喪其帥徐

人恃强强以愔嗣不歸其喪我欲盡殄愔亦與亡不忍自我焚其構堂我或不去愔盡必

缺

其能久

長乃挈萬衆賓于隣疆愔果惴惴不假不狂逮及終歿
全歸其吭潤錡待我不踰于行一日叛

缺

昏荒我

乃遽取歸之天王非不可殺示人不戕報愔以惠報錡
以常稱示厚薄俾之相當克勇克義不伐不揚銘于墓
石以永無疆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十七

集部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三

唐 元稹 撰

碑銘

唐故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東道觀察等
使贈左散騎常侍河東薛公神道碑文銘

天下萬族言多大冠冕人物者凡八姓薛其一也自晉
安西將軍懿避寇汾陰後世子孫遂與裴氏柳氏為河

東三著姓近世諸薛羣從伯季死喪猶相功續者數十人迭居中外要秩皆邠州刺史寶胤之二世三世孫公諱戎字元夫父曰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同母曰贈某郡太夫人陸氏尚書景融女祖曰河南縣令贈給事中緡河南於邠州為季子刑部五男又終郎丹終賓客擁終御史公實刑部府君第某子今尚書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放於公為季弟公初不樂為吏徒以家世多貴富門戶當有持之者會兩弟相繼舉進士皆中選公自

喜遂入陽羨山年四十餘不出李衡為刺史能以禮下
公及衡觀察江西求公為幕中賓公許衡衡遷復為觀
察使齊映乞自佐映卒湖南觀察使李弼遽辟之未幾
福建觀察使柳冕奏署書下詔公判冕觀察府中事累
遷殿中侍御史冕俾公攝行泉州刺史事時貞元中寵
重方鎮方鎮喜自用不用朝廷法公在郡用朝廷法不
用冕所自用者冕惡之先是宦者薛盈珍譖馬總為泉
州別駕冕諭公陷總總無罪公不忍陷冕怒并囚之值

冕病俱得脫公由總以義聞冕卒閩濟美代冕使福建
復請公副團練事始受五品服濟美使浙東公亦隨副
之轉侍御史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公稱於朝因拜尚
書刑部員外郎改河南令王師出征以中貴人護諸將
州府吏迎迓館穀畏不及持畚鍤於道路者相接惟公
境內按故道塗無所役且制闐閭無得授留守卒壞公
制公命寘諸獄留守怒遣將率徒略出之公不與卒致
留守諸市人皆賴之遷衢州刺史到所部視前刺史所

為皆便俗公忻然無所改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其
最患人者荻塘河水渚淤逼塞不能負舟公濬之百餘
里改刺常州不累月遽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團
練浙東西所部郡皆禁酒官自為壚以酒禁坐死者每
歲不知數而產生祠祀之家受酒於官皆醕偽滓壞不
宜復進於枯槁者公即日奏罷之舊制包橘之貢取於
人未三貢鬻者罪且死公命市貢之鬻者無所禁旬月
之內越俗無餘弊朝廷宜之積累歲不遷長慶元年以

疾自去九月庚申薨于蘇州之私第始生歲丁亥至是七十五年矣天子廢視朝使使者贈賵賻祭臨且以左散騎常侍追加焉十一月庚申洎夫人韋氏葬偃師河南府君之墓左公後娶李夫人亦又歿于天子曰汧始九歲洽次之有女四人皆及其嫁公始以隱者心為吏不尚約束不求名譽人人便安尤惡苛雜為郡時有善歸之所部縣為鎮時有善歸之所部郡是以在郡在鎮時無灼灼可驚者既去人思賦斂多饒裕人然而儉於

用予視其庫庾案牘盈羨無逋負予在中書時公旣歿
浙東使上公所羨之財貫緡積帛之數凡三十有九萬
則其去他郡也可知矣惜乎今之人揚善政者少公旣
不自稱人亦莫能盡知公之所以理至於脫馬總之禍
抗居守之略弛酒禁市貢橘惠施於人而歿而盈羨皆
予之適知者非公之不能有以多於此也性誠厚溫重
然而歡愛親戚及為大官遠近多歸之衣食婚嫁之外
無餘財一旦盡所有分遺親戚曰吾病矣爾輩各為歸

去資親戚故舊皆哭泣盡散去及公去越之日徒御不
過數十人觀者嗟歎多出涕公為河南令余以御史理
東臺自是熟公之所為又嘗與公季弟放為南北曹侍
郎公歿矣非我傳信孰當傳焉銘曰

婉婉邠州厥生九子子又生孫實大以祉祉延于公有
浙之東仲氏臨汝季氏南宮門戶有赫有赫斯融我祿
斯美我族斯豐朋舊親戚羈離困窮無遠無邇有來斯
雍公之喪矣族亦瘁止分散舟車各自鄉里有今之季

悲哀不已前年孟亡今年仲死撫視遺孤瞻望墳壘何以推之古今同此貽之斯文以永來祀

故中書令贈太尉沂國公墓誌銘

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司禮氏持第一品幘弩已下備衛
椎鉦鼓鳴饒簫笳笛前導我沂國公洎某國夫人某氏
合葬于某縣某鄉某里某原先是沂國嗣子肇乞予銘
墓石按沂國公姓田氏諱某字某平州盧龍人曾祖璟
官至鄭州別駕祖延憚官至安東都護府司馬沂國旣

貴贈尚書右僕射父庭玠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相州刺史中丞沂國旣貴贈累至司空公本諱興司空第某子幼敏雋年十八為魏博衙前都知兵馬使自是魏劇地劇職盡更之由太子賓客沂國公累加殿中御史侍御史中丞秘書監元和七年同節度副使步射之衆皆隸焉魏帥季安卒子懷諫始十餘歲惡輩樹之不累月魏法大壞一旦萬衆相叫噪皆曰田中丞當為帥公曰叱叱止止衆曰何謂也公曰爾輩牽制孺子猶一累吾焉

能受爾輩即欲受吾使用我乎皆曰諾公曰孺子之家
敢有辱者死擅殺人者死掠財者死天子未命敢有言
吾麾節者死訖吾世敢有不從吾忠孝者死汝輩可乎
皆曰可公乃狀其事於先帝先帝大悅降工部尚書魏
博相衛貝瀆六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制刻節以
授之而又賜緡錢赦死罪復租入公乃獻地圖編口籍
修職貢上吏員凡魏之廢置不闕于有司者悉罷軍司
馬已下皆請命於廷然後斬暴亂敘勞舊除僭異弛禁

閉家家始以燈火相會聚親戚吉凶通弔問出入封無所詰魏之人老者聞見平時多出涕少者不知所以然百辟四方皆奉賀明年錫嘉名又明年加僕射十三年子布功於蔡加司空十四年帥師克東平加司徒平章宰相事八月朝京師乞侍從先帝付以山東加侍中實封以遣之十五年會上新即位成德表帥上曰非吾勲賢莫可入者轉中書令以往焉是日命子布節度河陽以張之公旣入鎮去就事法猶在魏魏之人相與立石

乞文於陛下陛下詔臣稹為文以付之先是瀛之樂壽博野入於鎮公乃奏歸之長慶元年七月幽州亂公即日命將悉帥麾下集於境鎮人初受制未慣用於王是月二十八日潛作亂公薨於師年至五十八天子震悼罷五日朝冊贈太尉下詔徵天下兵且命子布脫縗經總魏師以自報兵勢未合布冤憤自殺遂罷討三年鎮人歸其喪詔葬有加焉嗚呼魏之法虐切疑忌諸將以才多死者公既故為刺史子又多才好讀書識理亂形

勢孝友信義士衆多附服官望已重不宜免然而晦養
謹慎不下二十年訖無禍用是建大勲更大鎮模樣聲
名施於後世身以忠歿子以孝歿累累在墳下者如公
幾何人公若干男若干女子布終魏博節度使子肇鳳
翔府少尹子雙某將軍子某某官子某某官女邵氏某
氏婦近世勲將尤貴富者言李郭然而汾陽西平猶不
得父子並世為節制公與子布同日登將壇諸子泊伯
季龜緇金銀被腰佩者十數人不亦多乎哉銘曰

忠乎仁乎可以用於彼而不可用於此乎何魏人之不
我以異而鎮人之不與我為徒化萇弘而為血辨青旂
於葦蒲感異物之先兆豈人力之能圖送橫之客歌薤
露于嗟沂公今已乎

唐故京兆府藍屋縣尉元君墓誌銘

唐藍屋縣尉諱某字某姓元氏於有魏昭成皇帝為十
四世孫曾曰尚食奉御某祖曰綿州長史贈太子賓客
某父曰都官郎中岳州刺史某母曰某望閭夫人妻曰

隴西李氏女子曰某曰某女曰某君始以蔭入仕四仕

為藍屋尉丁太夫人憂遂不復仕享年五十五以疾歿

於衢州元和十五年四月某日歸祔於咸陽縣之某鄉

某里君少孤力學通五經書善鼓琴能為五言七言近

體詩事親愉愉然終身不忘嬰兒之慕奉兄恭恭然若

童子之愛敬臨弟姪妻子煦煦然窮年無愠厲居官以

謹廉貞順而仁愛寮友之悍誕鄙異者游于君則必怡

然無自疑于我矣嗚呼總是數者非古之所謂淑人君

子歟不壽不達命適然也是月二十一日猶子晦跪于
予曰某日孤子震襄祔事請銘于季父由是銘銘曰
或仁而夭或鄙而壽天乎不識人乎安究我之北原五
世其墓子子孫孫前後左右歿有令人乃克來祔斯焉
克終亦又何疚

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三